

春
之
循
環

印度太戈爾著

鄭世英譯
鄭振鐸校

文學研究會叢書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廬木福



4315

MG
I351.75
1
3

春
之
循
環

印度太戈爾著

瞿世英譯
鄭振鐸校

文學研究會叢書



3 2173 3286 9

序一

“I ask you, King, to rise up and move. That cry outside yonder is the cry of life to life. And if the life within, you is not stirred, in response to that call without, then these is cause for anxiety indeed, — not because duty has been neglected, but because you are dying.”

—“Cycle of Spring,” p. 25.

『君王，我求你起來活動活動罷！外面的呼聲是生命對於生命的呼聲。如果你

內在的生命不動，不去與外面的呼聲相應和，那末，這真是煩悶的原因了。——不是因為你忘了責任，是因為你是死了。』

——春之循環

我讀過太戈爾的春之循環三次了。我友瞿世英君把他譯出來後，又叫我校對了一回。我每讀過一次，所得的印象愈深，愈想要再讀他。我煩悶，我在生命之途中摸索而行；我只有悲觀，只有消極的厭世。但自我讀了春之循環後，我的生命之火竟復燃了。一線新的光明照耀在我的心裏。現在我已知道煩悶的原因，就

是因爲不動了。我們動，我們才找到生命，一不動就是死了。

惟有工作，惟有活動才能消除煩悶。

水流潺潺不息，奔騰而下，祇有如此，他才能找到他自己。流水的永久不變的地方，就是沙漠了；在那個地方，水流已失了涵了。人如能如河流之喜躍而活動，才能減輕我們的擔負，減輕世界的擔負。石路是固定的，不變的，所以受重載磨壓之苦。

這一段是太戈爾在本書上說的，說得是如何的明瞭呀！

現在籠罩在煩悶的濃霧中的青年呀！你們

如被你們的煩悶所苦麼？請讀太戈爾此書。

春之循環裏所表現的，是生之衝動與義務的戰爭，詩人與教士的戰爭，是青年與老人的戰爭，是死與生的戰爭。歸結是生與青年與詩人與生之衝動勝了。『冬』之假面具終於脫了下來，他的潛伏的青年終於顯露出來。君王畏死的邀請，詩人終於戰勝他。以爲生命是永在的，我們是真實的。門外滿是活動，滿是生命，滿是變更；只要我們工作，只要我們與他們相應，我們就生了。

『你知道新生的孩子的第一次哭聲的意

義麼？小孩子出世時，立刻就聽見環繞於他四

周的地與水與天的呼聲——他們全對他呼道：

「我們存在，」他的弱小的心應着，也順序呼

道：「我存在。」『在喜與愛，在工作與休息，在

生與死，在勝與敗，在此世界與彼世界，一切都

高呼「我存在。」我們高呼「我存在，」我們

就存在了。

現在籠罩在煩悶的濃霧中的青年呀！你們

如要重燃生命之火麼？請一讀此書，記住太戈

爾所給我們的教訓：

祇要我們工作，我們就生了。

祇要我們高呼「存在，」我們就存在了。

鄭振鐸一九二一、九、十二、

序二

太戈爾無論如何是現在的一位大人物。他的思想像空氣般自由，他的精神像日光般熱烈。他心中充滿了愛。他使我們深深的覺着此生是極有價值的。生命是不朽的。生命是廣大無垠的。生命是創新的，是從愛生的。

這本書不但是一本文學書竟是一本哲學書。他是用東方人的話來說西方大哲學家歐根和柏格森的思想的。

我譯這本書，很費了些工夫，但恐怕仍舊不能好，敬求諸君的改正和批謬。

這裏頭有好些詩歌是鄭振鐸兄代譯的。附

誌於此。

世英

太戈爾著作一覽

一、詩歌

(1) 偈檀迦利 (Gitanjali) [頌歌]

(2) 採果集 (Fruit Gathering) [頌歌]

(3) 園丁集 (The Gardener) [愛與人生的抒

情詩]

(4) 新月集 (The Crescent Moon) [兒歌]

(5) 飛鳥集 (Stray Birds)

(6) 情人之貽與歧路 (Love's Gift and

Crossing)

二、戲曲

(1) 郵局 (The Post Office)

(2) 幽室之王 (The King of the Dark

Chamber)

(3) 齊德拉 (Chitra)

(4) 春之循環 (The Cycle of Spring)

(5) 犧牲和其他 (Sacrifice and Other Plays)

三、論文

(1) 生之實現 (Sadhana: The Realization

of Life)

(2) 人格論 (Personality)

(3) 國家主義 (Nationalism)

四、小說

- (1) 姨母和其他 (Mashi and Other Stories)
- (2) 餓石和其他 (Hungry stones and Other Stories)
- (3) 家庭與世界 (The Home and the World)

五、自傳

- (1) 我的回憶 (My Reminiscences)

六、譯文

- (1) 葛拜耳詩集 (Poems of Kabir)

以上是太戈爾的英文的——他自己用英文做的或譯的或別人譯的——著作。他用印度文寫的著作還有多少，我們沒有詳細調查，所以不能把他們列上。

他的著作已用中文譯出來的，有齊德拉一書；其他詩歌小說，也有很多譯出來的，但都是散見於各雜誌中，沒有印單行本的。

春之循環

(The Cycle of Spring)

印度太戈爾著 (R. Tagore)

瞿世英譯
鄭振鐸校

引子

引子中的人物

君主，國務大臣，將軍（畢儒伐馬）

中國大使，婆羅門之學士（斯魯第，步山）

詩人（加界—喜加），衛兵，朝臣，傳令使

主的殿，有許多台階一直高升到有遮蓋的王位，這是為許多高官預備的。劇場的本部祇為演劇時用。

（數朝臣入）

（說話的人的名字，很容易猜，所以邊上不寫了。）

劇場分兩層：後面的較高，是單為詩歌前奏用的，用一層紫幕遮着；低的一層祇要垂幕上去便發見了。斜穿下層的左端，為君

肅靜肅靜！

什麼事？

君主很痛苦。

這樣可怕！

那邊吹笛子的是誰？

什麼緣故？什麼事？

君主很煩悶。

這樣可怕！

那些野小孩子在做什麼做出這樣嘈雜的

聲音？

他們是曼特爾 (Mandal) 家裏的。

那麼告訴曼特爾家裏叫他們的小孩子安

靜些。

那國務大臣能到那裏去？

我在這裏。什麼事？

你沒有聽見新聞麼？

沒有，什麼？

君主的心中很煩惱。

是，我已經得着幾件很重要的關於邊疆上

戰事的新聞。

戰事我們可以有，但不是那新聞。

中國大使正等着覲見。

讓他等着罷。無論如何他不能見到君主。

不能見君主——呵，這裏畢竟是君主。看到他到

這裏來，手裏拿着一面鏡子。『君主萬歲。君主

萬歲。」

陛下，這是上朝去的時候了。

去的時候麼？是呵，去的時候呵，但不上朝去。

陛下是什麼意義呢？

你不會聽見麼？剛纔振鈴散朝。

什麼時候？什麼鈴？我們不會聽見什麼鈴？

你怎麼能聽見呢？他們祇在我的耳朵裏搖。

哦，陛下。沒有人能那樣鹵莽的去。

國務大臣！現在搖着呢。

陛下，如果我是極愚魯的，請恕我；但我不能

明白。

請看這個，大臣，請看這個。

陛下的頭髮！

你能看見有一個搖鈴的在那裏麼？

哦，陛下。你是說笑話麼？

這笑話不是我的，是「他的」，「他」以耳得

全世界是有「他的」笑話。昨晚皇后將一個茉莉

花圈放在我頸項的時候，她驚喊道：『君主，

這是什麼？你耳後有兩根白髮了。』

哦，陛下，請毋以這樣小事而煩擾。唉！御醫！

國務大臣！本朝始祖也已經有了他的御醫

了。但他能做什麼？「死」將請帖留在我耳後了。那時皇后便要將白髮拔去。但是我說道，「皇后，什麼用處？你或可移動「死」的請帖，但你能移動「死」——那個邀請的人麼？所以現在——」

是的，陛下，現在我們且注意於事業。

大臣，事業麼！我沒有時候做事。召學士來。召斯魯第，步山來。

但是，陛下，那將軍——

那將軍麼——不，不是那將軍。召學士來。

但是，邊疆消息——

大臣，我得着從一切事物的最後最大的邊疆——「死」的邊疆的消息。召學士來。

但如陛下能稍假片刻，中國的大皇帝的大使——

大臣，比較大的一位皇帝也派遣了使節來。斯魯第，步山來。

陛下，很好。但你的岳父——

我現在不要我的岳父。召學士來。

但是，你若歡喜聽我這一次。詩人加昇喜加帶着他的新作「詩之園」等着呢。

儘你的詩人自己去嬉戲，跳在他的「詩之園」的最高枝上，但召學士來。

陛下，很好。我立刻便招他來。

叫他帶着他那本信仰的書叫「捨棄之洋」

的來。

是，陛下。

但是，大臣。在外面作那樣嘈雜的聲響的是誰？立刻出去止住他們。我必要和平。

陛下，加巴坦 (Naga-patana) 有飢荒，村莊的頭目懇求你允許面見。

我的時間很短，大臣。我必要和平。

他們說他們的時間還要短。他們在死的門前。他們亦要和平，——飢火中之和平。

大臣！飢火在火葬處終必熄滅了。

但這些可憐的百姓——

可憐！且聽——可憐的君主對於他的可憐

的人民的訓諭。不耐耐而欲穿破此刻薄寡情的「漁夫」的網是無益的。或早或遲，此「漁夫」——「死」——必有其所網獲之物。

以後？

爲我召學士，並取他的「捨棄的書」來。

而此次災荒——

大臣，真災荒是時間，不是食品。我們都受時間之飢餓的痛苦。我們中間沒有人滿足，不論是君主與其百姓。

然後——

然後知我們求增多時間的請求將要全到最後的運命之火去。那末爲什麼強用我們的

聲音來祈禱？啊，斯魯第，步山竟是到了。我向你致敬。

學士告訴君主說「運命之女神」背棄了他，
那個不能遏制憂鬱的人。

斯魯第，步山，我的大臣對你私語些什麼？
君主，他告訴我去指點你關於運命的事。
你能給我什麼教訓呢？

在我的信仰的書中有一首詩道：

運命容易變，像荷花一般，
時候一到，她便無情了。
噫！愚夫，呵，她忽去忽來，

你又怎能相信她？

呵！學士。你的教訓的一呼吸間吹出了野心的假火焰。我們的老師曾說道：

「齒也豁了，髮漸白了，
還堅持着去希望做假。」
好，君主，你已經引到希望的題目上，待我再從「捨棄之洋」中另外給你一首詩：

鍊拷束縛人，大家都知道；
但希望的束縛是奇怪的。
希望的俘囚在旋水的水痕中顛簸。

祇有鏢拷斷時，他才漸漸的靜了。

噫，學士。你的話沒有價值。大臣立刻給他百金幣。外面什麼聲音？

是災民。

叫他們維持他們的平和。

請斯魯第步山帶着他所崇拜的書去設法使他們平和；同時陛下可討論戰事——

不，不。戰事權且慢提。我尚不能讓斯魯第步

山走。

君主，你剛才對我說到關賜金的事。金子自身沒有什麼永久的利益。我所崇拜的書叫做「捨棄之洋」的上面說道：

給你金子的，祇能給你苦痛；

金子用完了憂愁又來了。

用完了十萬，千萬，金子時，

憂愁祇在空帳中留着。

噫，學士。何其精密。我師，因此你纔不要金子麼？

不，君主，我不要金子，但我要比較永久的，那也能使你的功德永久。若你能畀我以甘強堡（Kanhanpur）的生活，我必十分滿足。因為

「捨棄」——上說道——

不，學士，我很明白。你用不着引經據典來徵

實你的要求。我很明白——大臣！

是，陛下。

富足的甘強傑省賜給學士了。——現在外面

有什麼事？他們爲什麼哭嚷？

陛下，那是百姓。

爲什麼他們再三的哭喊？

我承認他們是再三的哭喊，但緣因仍是同

一的。他們餓。

但是，君主，我沒有忘記以前我必告訴你。我

的妻子只想將她全身從頭至足有玳瑁之聲以讚美你的慷慨；但是，唉，因爲缺乏適當的裝飾聲音便太小了。

學士，我知道了。大臣！速爲斯魯第，步山之妻

從公家的珠寶商那裏購取裝飾。

君主，請你告訴大臣。我們兩人祈禱中困於

房屋之修理。同時請他叫皇家的石匠建築一

很好的房子使我們和和平平的去練習祈禱。

學士，很好。——大臣！

是，陛下。

立刻傳令罷。

陛下，庫空如洗。需款方殷。

Pooh! 那是件老故事。我每年聽見增加庫幣是你的事，增加用途是我的事。斯魯第，步山，你以為何如？

君主，我不能說大臣不是。他在此世間照料你的財寶。我們在另一世間照料你的財寶。所以他看見需要，我們看見資財。若你再准我深入「捨棄之洋」則見上面寫道：

That King's Coffers are well stored,
Where wealth alone on worth is
poured.

學士，和你相會是最有價值的。
陛下，斯魯第，步山直知道一個錢的價值。來，

卷之循環

斯魯第，步山，快些。我們且將你為你的「信仰之藏」所需的資財都收集起來。錢財有驟減的惡習慣。若我們不快取時，就不夠我們從容觀察我們的捨棄了。

是，大臣，我們立刻走罷。（向君主）當他為這般小事煩擾時，最好先安慰他然後再還給你。

學士，我怕有一天你要完全脫離我的保證而退隱山林。

君主，當我在皇宮裏能安心的時候，他實在和我安心的隱所一樣。君主，我必要走了。大臣，我們走罷。（大臣及學士出）

九

呵！我還要做什么？詩人來了。我怕他要破壞我一切的好決心。呵，白髮呵，遮着我的耳朵，使詩人的誘惑不能進去。

什麼緣故，君主，什麼事我聽說你要遣去你的詩人。

當詩歌昇我以此別離的使命的時候，我要詩人做什么？

什麼別離的使命？

看我耳後。你看不見麼？

看什麼白髮麼？君主，你為什麼因之而煩擾。

詩人，「自然」要抹殺青春，而將一切都染成了白的。

不，君主。你不懂得這位藝術家。在那白茫茫的大地上，「自然」正要渲染上各種新妍的顏色呢。

我尚未見什麼顏色。

他們都潛存在裏邊。白色的心中住着虹霓的一切的彩色。

噫，詩人，且安靜些。你說這話，實在是擾亂了我。

君主，若此青年凋萎，便讓他凋萎。別一個「青年之后」又要來了。她要做君家新婦，於是將純白的茉莉花圈放在你的頭上。婚禮已備辦了，在這個景色後面。

呵，噫，詩人，你要破壞一切了。去罷。呵那裏，衛兵，立刻去召斯魯第，步山來。

君主，他來時你和他做什麼？

我要平心靜氣去實行我的捨棄。

嘎，君主，我聽見那個消息便立刻來了。因為

我可以做你實行捨棄的同伴。

你？

是，我，君主。我們詩人生着就是爲這個事。我

們使人免除他們的欲念。

我不明白你，你說謎語呢。

什麼？你不明白我？然而你現在却始終念我

的詩呢！我們的字句中有捨棄的意義，音律

中有捨棄的意義，我們的音樂中有捨棄的意義。所以命運常常拒絕我們；我們也常常拒絕命運。我們到處游行，整天日與日尊尊拜拜中。

對我們說什麼？

他說道：

「嘎，弟兄們呵，不要附着你的財產，

永遠坐在室隅。

出來，到外邊來吧。

到生命的大道中來吧。

青年的「捨棄者」你們出來呵。」

但是，詩人，你真是說世間的大道就是捨棄

的道途麼？

君主，爲什麼不是在外邊的世界中萬有都是改變，都是生命，都是運動。那跳舞着吹着笛兒走着，於此生命運動永久活動而前行的，他是真的「捨棄者」。他是詩人的真徒弟。

但我此後如何得平安呢？我必須要平安。

噫，君主，我們無一點要平安的欲望。我們是捨棄者。

但我們是否應當去得着那所謂永久不變的財寶呢？

不，我們不貪求什麼永久不變的財寶。我們

是「捨棄者」。

你是什麼意思？呵，詩人，你若是那般說法，你要破壞一切了。你破壞我心中的平安。召斯魯第，步山來。叫一人去召那學士來。

君主，我的意思是如此。我們是真「捨棄者」，因爲改變即是我們的祕密。我們是有所失始有所得。我們對於永久不變的沒有什麼信仰。

你是什麼意思？

你不會注意那急流的河水，當他從山穴中急流出來的支流麼？他自身傳讓得如此的快，因之而得着他的自身。以河水而言，那永久不變的是那失流地方的沙土。

嗶，但是詩人你聽——你聽那些外面的哭聲。
那是你的世界，你怎樣對付他？

君主，他們是你的饑民。

詩人，是我的百姓？你爲什麼那樣稱呼他們？
那是世界的人民，不是我的。他們的痛苦煩惱
是由我來的麼？你們青年的「詩人捨棄者」能
怎樣救援他們那樣的痛苦呢？告訴我。

君主，祇有我們真能忍受那樣的痛苦，因爲
我們像河水一般歡歡喜喜的流着，以此而減輕
我們的負擔，與世界的負擔。但是那硬的，鋪
了礫石的道路是固定的永久不變的。因此負
担愈加重了。重載在他上面呻吟而歎息，他胸

間有很深的傷口。我們詩人向每人大聲疾呼
叫他們於合拍的音節中輕輕地去帶取一切
的快樂和憂愁。我們的呼聲是「捨棄者」的呼
聲。

呵，詩人，現在我不愛斯魯第，步山的瑣碎的
東西了。讓他去罷。但你知道我現在的煩惱是
什麼麼？雖然我不能爲我的生命明白你的字，
但那音樂纏擾我。現在是正與學士的相反了。
他的話十分清楚。文法很對。但是聲調！不用
不着再往下告訴你。

君主，我們的話不是說的，是唱的。
好，詩人，你現在要去做什麼？

君主，我要去在你門外發生的聲音中走一次。

你是什麼意思？賑災是事務家做的。詩人不應做那樣的事。

君主，事務家做的事太不調和，所以詩人急於要去調和他。

可愛的詩人，你說話何妨用清淺些的語言。君主，他們工作，因為他們必要工作。我們工作因為我們愛生命。所以他們說我們無裨實用，我們說他們沒有生命。

詩人，但是誰對呢？誰勝呢？是你們還是他們？君主，我們，我們常常得勝。

但是，詩人，你的證據——

君主，世界上最大的事物，不要證據。但君若能有時將世間一切詩人和他們的詩除去，他們一走，你可以立刻發見活動的人的能力是從那裏來的，供給生命之汁於他們的田場的又是誰。這不是那曾經深深的投入那學士的「捨棄之洋」的人，也不是那些緊守住他們的財產的人，不是那些能多做工的熟手，亦不是那些永久告訴人本分的冷淡祈禱者——他們都不是最後得勝利的人。得最後的勝利的，乃是那些。因為他們生活着所以他們愛的人。這些是真勝利，因為他們真降服了。他們用全力

承受痛苦，用全力移轉痛苦。他們是創造者，因

爲他們知道真快樂的祕密，這是分枝的祕密。

好，詩人，若果如此，你現在要我做什麼？

君主，我請你起來活動。外面的呼聲是生命

對於生命的呼聲。若你內面的生命不變動去

反應外面的呼聲，那就真是煩悶的原因，——不

是因爲你忘記了責任，是因爲你死了。

但是，詩人呵，我們早晚總是要死的？

不是，君主，那是謊話。若我們真知道我們是

生活着，然後就真知道我們將要繼續去生活。

那些沒有盡力設法試驗生活的，就常常喊道：

生命是疾馳的，生命是帶病的，

生命是像荷葉上的露珠一樣的。

但是，生命不是不變麼？

祇因爲他的運動不停止。你一停止運動，你

就在那裏開演「死」劇了。

詩人，你說的是真理麼？我們真要繼續去生

活麼？

是，我們實在要繼續去生活。

詩人，然如我們是要繼續去生活，我們必要

使我們的生命有永久的價值。不是麼？

是，實在的。

呵，衛兵。

是，陛下。

立刻召大臣來。

是，陛下。（大臣入）

陛下見召何事？

大臣！爲什麼地球上有你叫我等這些時候？

陛下，我很忙。

忙？你忙些什麼？

我罷去那將軍。

你爲什麼必要罷黜那將軍？我們要和他討

論軍情。

還要預備中國大使的送別典禮。

你說他的送別典禮是什麼意思。

陛下，你又沒有許他親見。所以他——

大臣！你令我驚奇。你就這樣辦理國政麼？你遇見了什麼？你失了感覺麼？

陛下，我還想法子要去拆毀詩人的房子。起先沒有一個人做這事。後來所有的「皇家的文典與邏輯學院」的學士們拿着他們的適宜的工具便去工作去了。

大臣！你瘋了麼？拆毀詩人的房子？唉，你亦可以將園子裏的鳥兒都殺盡了去預備一盤點心。

陛下，你無須苦惱。我們至終不會拆毀那房子；因爲斯魯第聽見要拆毀，他就決定他自己要占有他了。

什麼大臣那更壞了。唉！「音樂的女神」即使她祇聽見這樣的事，她亦要在我頭上打碎她的籃篋，不，那不可。

陛下，還有一件別的事。我們要將甘強堡省移交給學士。

大臣，不可！你何以如此混亂。那是要給我們的詩人的。

給我，不要。我的詩決不受報酬。

好，好，讓學士有罷。

陛下，最末後一件事。我調兵去解散那一夥災民。

大臣，你做的全是錯事。解散災民的無上妙

法是用食糧，不是用武力。（衛兵入）

陛下。

衛兵，什麼事？

陛下。斯魯第，步山帶着他那崇拜的書又來了。

噫，大臣，止住他，止住他。他要破壞一切。不要叫他這樣突如其來的找我。在輕弱的時候，我或者忽然覺得我自己出了「捨棄之洋」的深處。詩人呵！不要使我時候如此的過去。做點事。做無論什麼事。你有什麼東西現成的？或是戲啊？或是詩啊？或是假面戲？或是——

是，君主。我正是有那件東西。但我不能說他是

戲呢，是詩呢，還是假面劇。

你的作品的意義我能明白麼？

不，君主，詩人的作品不必要什麼意義。

那麼怎樣呢？

要他自身有音節。

你是什麼意思？其中沒有哲學麼？

沒有，絕對沒有。

那麼，他說些什麼？

君主，他說『我存在。』你知道新生的嬰孩

的第一聲哭的意義麼？小孩子一生出來便立

刻聽見環繞着他的地土，流水和天空的呼聲，

——他們全向他喊，『我們存在，』於是他的

心就有反應，哭出來和答道『我存在。』我的詩便像那新生的孩子的呼聲。這是應答宇宙的呼聲的。

沒有別的了麼，詩人？

沒有，沒有別的了。我的詩歌裏有生命，他喊

道，『無論於快樂與苦痛中，工作與憩息中，生

命與死亡中，勝利與敗衄中，此世間與又一世

間，全都高聲喊道『我存在。』

好，詩人，我敢說，若是你的戲劇不包含什麼

哲學時，這些日子便不能及格了。

那到是實在的，君主。近代比較新一點的人，

都比較願意去積聚，不願意去實現。他們在他

們的時代中比光明的兒童聰明些。

我們要請誰看呢？可以請皇家學校的青年學生看麼？

不可以，君主，他們要用邏輯來割裂詩歌了。他們如初生角的鹿一般在花床上試他們的新角。

那麼，我要請誰呢？

請那些頭髮轉白的。
詩人，你是什麼意思？

這些中年人的青年是分離的青年。他們剛剛渡過快樂之水，看得見純粹快樂的地方。他們不要吃果子，他們要結果子。

卷之循環

我現在至少已到了這有思慮能判別的年

紀了，應當能够領會你的詩歌的妙處。可以請將軍麼？

是，可以請他。

中國大使呢？

是，亦可以請他。

我聽說我的岳父來了。

好，亦請他，但對於他的那些青年的兒子有些遲疑。

但不要忘记他的女兒。

不要管她。她決不令她自身被忘記。

還有斯魯第步山呢？可以請他麼？

十九

不可，君主不可。絕對不可。我於他無怨。我何必叫他受罪呢？

很好，詩人。你去罷。預備你的劇場。

不，君主。演這齣戲用不着什麼特別預備。真理若是穿多衣裳，她反看着着俗而不雅了。

但是，詩人，必要用幾塊幕布做背景。

不要，我們惟一的背景是心。在那上面我們用音樂的仙杖喚起一幅圖畫來。

劇中有歌否？

是，君主。每場的門都是用歌的匙開的。

這些歌的題目是什麼？

叫「各脫衣。」

但是，詩人，無論在什麼神話上我們都沒有讀到。

在世界神話中此歌順着他的次序來。每年四季，老人——「冬天」——的假面具揭開了，「春天」的景色極美麗的顯現出來。這樣我們看見舊的永久是新的。

好，詩人，這些是關於歌曲的：還有什麼？

噢，那就全是生命。

生命？
生命什麼是生命？

戲情是這樣的：一羣青年伴侶跑去找一個老人。他們立誓要得着他。他們進入一山洞；得着他，然後——

然後，怎樣？他們看見什麼？

呵，到好的時候他便告訴你。

但是，有一件事我不會明白。你的詩歌和戲

劇，是不同的題目呢，還是一個題目呢？

是一個題目，君主。自然的春天的戲劇與我

們生活中青年的戲劇是相應合的。不過是從

那世界詩人的抒情劇中我偷了他的情節來

的。

主要的角色都是誰？

一位叫「首領」

詩人，他是誰？

他是我們生命中的衝動。還有章特拉。

他是誰？

他是使生命與我們相親愛的。

還有誰？

還有達達，在他以義務爲生之本質，而不是

快樂。

還有別人麼？

是，有那盲目的歌者。

盲目？

因爲他不用眼看，所以他用他的全身，全心，

全靈魂看。

在你這齣戲的主要演員之中還有誰呢？

君主。有你。

我？

君主是，有你。若你不在裏面而住在外面，君主就要開始陵辱那詩人而又招呼斯魯第，步山了。然後他就沒有得救的希望。因為世界詩人自己亦要失敗了。春天的南風沒有接到他的敬禮就要退隱了。

第一場

「春之使」出去了。蕭蕭的竹葉中，鳥巢中，以及正開着花的枝頭上都有歌聲。

詩歌前奏

紫色覆幕起，後面的高台發現一蔚藍色的天，上面有新月之角和星的銀點。前面有樹，有

兩根繩用花園交互纏着。百花盛開。左端隱隱約約地看見黑洞口。孩子們代表「竹子」發現了，搖搖擺擺的走着。

竹之歌

漫遊的南風呵，來搖搖我罷。

你來搖醒我，使我享新生之葉的快樂呵！

我是路旁竹，等你來吹呵，

吹着生氣，到我的枝子裏來呵！

漫遊的南風呵！我的家在這巷的末端。

我知道你的旅行，也知道你的足步的言語。

你輕輕的吹拂，將我從夢中顛醒了，

你的耳語，將我的祕密收集去了。

鳥之歌

天空流注他的光明到我們心裏，
我們用歌聲充滿天空來報答他。

我們以我們的音樂投擲於空氣中，
空氣則用他的顛狂來震蕩我們的翅膀。

啊，林中之焰呵。

所有你的花的火把正燃着呢；

你以你青年的熱情，吻我們的歌聲而使之
紅。

春日的微風裏，蒙果樹的花，遣出他們的使
命而到「未知之境」去。

新生的樹葉也終日的高聲做夢。

春之循環

啊，西利喜 (Shriish) 呀，你拋擲你的芬芳之

網於我們的心四周，

將他們引入歌聲裏了。

(樹枝中忽然亮起來，小孩子們代表 Cha
mpak 花)

開着花的 Champak 之歌

永永長流的河水呵，

我的影子在你的波浪上跳舞，

我是開着花的 Champak，同着我的「花
之守」，不動的站在岸上。

我的運動在我的靜的深處，
在新葉的快活的生發裏，

二十三

在花的潮上，

也在向着光明的新生命的不可見的促進

裏止住。

他的震動，竟顫震了天空，也移去了黎明時的沉寂。

早晨

〔後台黑了。正台亮了。來了一隊青年。可以有三人以至三十人。他們唱着。〕

四月之火從這個樹林跳到那個樹林，

在一切隱地，角隅的花和葉上閃耀起來。

天空滿飾着彩色。

空氣以歌聲而狂。

樹林中風吹擲的枝葉，

將他們的「不安寧」散在我們的血裏。

空氣充滿了沒來由的歡喜；

微風也從這朵花衝到那朵花，聞他們的名字。

〔下面的談話祇重要角色列名。其不列名者為衆青年中之一人。〕

「四月」拉得利害，兄弟，拉得很利害。

你怎麼知道？

若不是，他就不能將達達從他的洞中拉出來了。

好，我宣布。達達在這裏，這是我載道德格言

的船。逆着他自己筆墨的水流行去。

章特拉

但是你千萬不要全歸功於「四月」。因爲我，章特拉，將他的稿本的黃葉藏在Pinel林中的嫩芽中了。達達正出來找他呢。

稿本毀壞了麼！好解脫呵！

我們亦應當解除達達的白色的哲學家的長袍。

章特拉

是，地上的灰塵都與青年相接觸，然而達達

的全身竟一絲也沒有被「春天」觸着。

達達

噫，別這樣開玩笑罷。你們多麼妨害你們自己！你們不是小孩子了。

章特拉

達達，地球的年齡不比你小；然而他並不新鮮爲恥。

達達，你常努力做你那種四行詩，滿含與死一般老的教訓，而地球與流水却永久爭先恐後的去創新。

達達，在世界上你怎麼能夠坐在你的洞裏
做那樣的詩詞呢？

達達

好，你看，我不像一個以園藝爲樂的園丁去
栽花一般，我不栽培詩。我的詩中是有本質與
重量的。

是，他們是像蘿蔔一般，緊附在地上的。

達達

好，你們就聽我——

可怕呵！這裏達達要成詩狂了。

噫，噫！詩都釋放了。沒有什麼把握了。

我通知來往的過客就是達達的詩瘋了狂
了。

章特拉

達達！不要管他們的玩笑。你讀你的。若沒有
人能保住他，我想我能。我不像他們這些人一
般胆小。

來罷，達達。我們不做胆小的人。我們立定腳
根，不讓棄一英寸，祇是聽去。

我們胸前受你的詩的鎗刺，不是背上。

但是可憐我們，達達，請你祇給我一個——不要多。

達達

很好。現在可以聽：

竹子若祇能製笛子，

必要差得垂下來死了。

因為他們用處很多，

所以能在天空揚首。

諸君，請不要笑。我講解的時候請安心忍耐。

卷之 續 讀

這意思是——

意思麼？

什麼？
去補救這個敗仗，難道說意義的步軍
攻擊必要跟着你的詩的炮攻麼？

達達

只用一個字使你們明白。他的意思是若是
竹子不比別的響器好——

不，達達，我們一定不要明白。

二七七

我不願你使我們明白。

空空的懸着沒有什麼意義。

若他們僅僅下降在地上時，

亦可以用做街燈了。

達達，若是你用暴力來使我們明白，我們便
也用暴力使我們不明白。

達達

我看我們必要使我們的意義更加清楚。捉

這詩的精微是如此，就是若我們於世界無

住他。舉他起來，肩膀舉高些，將他送回他的洞。

益，便——

達達

你們爲什麼緣故今天這樣奮與你們有什

那世界倒大大的解脫了。

麼特殊的事業要做麼？

達達

還有一首格外使他清楚。

是，我們有很要緊的事——真是很要緊的。

中夜的天空有無量數的星辰，

達達

你們是什麼事？

我們爲春節出去遊戲去。

達達

遊戲！白天晚上遊戲！

(他們唱)

朋友們，我們是不怕做工的，

我們知道工作就是遊戲——生命的遊戲。

在生死間奮鬥並擾亂的是遊戲；

在無限之心中的笑光中閃爍的是遊戲；

他是在風中狂吼，而在海中洶湧的。

嘎，我們的首領來了，兄弟們——我們的首領，
我們的首領。

首領

喂！你們做什麼聲音！

你出來是因爲那事麼？

首領

是。

好，我們就是爲此。

首領

你們不要我在屋內麼？

爲什麼在屋內呢？外界是濫用日光，月亮和星辰的世界。讓我們來享受他，我們可以保全上帝的面子因爲他也太奢侈了。

首領

你們討論些什麼？

這個：（他們唱）

在永久青年的光中，

「遊戲」開花而結實。

「遊戲」在血紅的火中爆裂了，

打成了灰燼就是衰朽與死亡。

我們達達的反對意見是關於這遊戲的。

達達

我可以告訴你們什麼緣故麼？

是，達達，你可以告訴我，但我們却不能答應聽你。

達達

這就是：

時間是工作的資本，

遊戲是他的消耗。

遊戲強取了房子，又糟塌他的餘物，

因此聰明人說他比無用還壞。

章特拉

但是實在的，達達，你說的話是無意識的。時間自身即是遊戲。他的惟一目的是「遊戲。」

達達

那麼什麼是工作？

章特拉

工作是時間過去時揚起來的灰塵。

達達

首領，你必要給我們你的回答。

首領

不，我決不給答案的。我是從這一個問題引

領到別的問題。那就是我的首領的本分。

達達

別的東西都有他的範圍，但是你的孩氣却絕對是沒有制限的。

你知道什麼緣故麼？我們實在不過是小孩

子。萬事皆有其制限，祇有小孩子沒有。

達達

你也得到「年紀」麼？

不，我們決得不到「年紀。」

我們可以老死，但決得不到「年紀。」

章特拉

若是我們遇見了「年紀」，我們便剃去他的頭，把他放在驢背上，送他過河。

呵，你可以省去剃頭的煩惱因爲「年紀」是禿的。

(他們唱)

我們的頭髮是決不變白的，

決不。

世界上沒有我們的空處，我們的路中沒有罅隙，

或者亦竟是我們的幻象，

但決不是假的，

決不。

首領唱

我們的頭髮是決不變白的，

決不。

我們決不懷疑這世界而閉眼去思量。

決不。

我們不在我們的心的迷惑中去摸索。

我們與萬物之潮同流，自山而入海。

我們決不迷失在沙漠上，

決不。

從他的外表，我們能知道達達有時必要去尋那老人去受教。

首領

那個老人？

亞當一流的老人。

他住在洞裏，決不想到死。

首領

你怎樣知道他呢？

呀，人人都談及他，書上亦有。

脊之循環

首領

他像什麼？

有人說他是白的，像死人骨頭一般。亦有人說他是烏暗的像骷髏的眼窩。

但你沒有聽見什麼關於他的新聞麼？

首領

我簡直不信他。

好，那就與時論全相反了。那老人比什麼別的都有生命。他在創造的肌骨中住着。

三十三

按着我們學士說的，我們是沒有生命的，不存在的。你不能確知我們是與不是，

章特拉

我們唉，我們是太新鮮了。我們尙未得着確據去證明我們的存在。

首領

你真會去與學士們有來往麼？

爲什麼？首領，那有什麼傷害？

首領

你要像秋天白霧一般變色了。你心中連一

些兒血也沒有了。我有一個意見。

什麼，首領什麼？

首領

你是去尋找一種遊戲麼？

是，是，我們對於這事已十分狂了。

我們很用力去想過就是百姓必要跑到皇

庭上去告狀。

首領

好，我有一新遊戲。

什麼？——什麼？——告訴我們。

首領

去捉那老人。

不錯，這是新的，但我們很疑心這能算一種遊戲嗎。

首領

我斷定你們不能去做的。

不做？
我們去做。

首領

眷之循環

不，決不。

好，那麼假定我們捉住了他，你給我們什麼？

首領

我拜你爲師。

教師！你要在我們的時間以前將我們變成又白，又冷，又老嗎。

首領

那麼，你們要我去做什麼？

若是我們捉住他，我們就取消你的首領的

三十五

資格。

首領

那到是救了我了。你們已弄得我骨頭都脫節了。很好，一切都定規了。

是，定規了。春天第二次月圓時我們便將他帶來給你。

他來了怎樣去處置他？

首領

你們要讓他參與你們的「春宴」。

不，那太越禮了。

那麼芒果花立刻要去結子了。

並且杜鵑要變成貓頭鷹了。

並且蜜蜂們要出去背梵文的詩歌，空氣中營營的都是m和n的聲音。

首領

並且你們的腦殼就要慢慢的上重下輕，足就站不住了。

這樣可怕呵！

首領

並且你們骨節都要風溼痛。

這樣可怕呵！

首領

並且你們要成你們自己的長兄，自己拉自己的耳朵去改正你們自己。

這樣可怕呵！

首領

並且——

不要再有「並且」了。我們預備降服了。

我們不玩那捉老人的遊戲了。

我們等到冬天再說。這春天時候，你和我們一塊兒就夠了。

首領

哦，我看見了！你們在你們的骨頭裏已得那老人的冷氣了。

什麼？是什麼朕兆呢？（何以見得呢？）

首領

你們沒有熱心。你們剛起頭就退縮。爲什麼不試一試？

很好。同意。來。

我們且跟着那老人走，我們在那裏尋着他，我們便將他摘出來，像一根白髮一樣。

首領

但那老人在摘出來的事情上是一個老練的人。他的最好的武器便是耬頭。

你不要像那樣想法了。嚇我們，我們出去冒險的時候便置一切懼怕，一切詩歌，一切學士，和一切聖書於後了。

（他們唱）

我們在出外的途中，

不怕那「老人」強盜。

我們的路是直的，寬的，

我們負擔是輕的，因爲我們袋裏空空。

誰能除去我們的糊塗？

我們沒有休息，亦沒有安逸，亦沒有讚

頌，亦沒有成功。

我們在命運之升降中跳舞，

我們遊戲，不論勝負，

我們不怕那搶劫的惡奴。

第二場

詩歌前奏

〔春之使要去除掉冬天的年紀的不合時宜。〕

劇場的後層亮起來了。冬天爲一班代表

春之使的男孩子女孩子們所困。

春之使歌

我們尋求我們的遊侶，

早晨以前便將他們都叫起來。

我們以鳥的歌聲喚他們，

以搖曳的樹枝招呼他們。

我們在雲光中分散符咒給他們。

我們向着莊嚴的死神笑，

直到他加入我們的笑聲裏。

我們撕開了「時間」的口袋，

取回了他的擄獲品。

嘎，冬呀，你要爲我們喪心。

他要在顫動的樹葉中閃爍。

破裂而開花。

冬之歌

離開我，讓我去罷。

我要駛到極北去維持冰岸的安寧。

朋友們，你們的笑聲，真不是時候呀。

我的別離聲變了歡迎新客的歌聲，

萬物又將我拉回他們心中的跳舞的圈裏去。

春之使之歌

我們是生命的偵探，埋伏在各地。

我們要等着劫掠你的最終存留的凋零的
時間。

散棄在路旁風裏。

我們要將你繫在花練上。

那是「春」的俘囚拘留地。

因為我們知道，你帶着你的青年的珠玉，

藏在你的灰色的袋裏。

(正午)

〔劇場後層黑暗。一羣青年入正場。佈景
無須更換——使觀者想像。〕

船夫！船夫！開門呵。

船夫

你們要什麼？

我們要那老人。

船夫

那個老人？

不是那個老人。我們就要那一個老人。

船夫

他是誰？

原始的並且真實的老人。

船夫

哦！我知道了。你們要他做什麼？

爲我們的「春宴。」

船夫

爲你們的「春宴」麼？你們瘋了麼？

不是突如其來的。我們從起頭就喜歡這樣。

至終也要如此做去。

(他們唱)

笛者在中心吹笛，却看他不見，

我們狂了，我們跳舞。

狂亂的三月風，

又跑又搖，與蕭蕭的樹枝舞蹈。

太陽和星辰都拉在快樂之旋渦裏。

船夫，請你現在告訴我們那老人的消息。

你將你的小艇從這碼頭筏到那碼頭。你一定知到他在那裏。

船夫

我祇管路途。但誰的路或是什麼意義我沒有機會去訪問。因為我的目的是碼頭不是房舍。

很好。我們走，那條道都去試試。

(他們唱)

笛者在中心吹笛，却看他不見。
嘎，粉亂的音調，使我心搖舞，

那時海洋也跳舞。

兄弟呵，拋去一切重累與思慮，

不要懷疑你的道路，

因為自由之跳舞的步代中，

道路自身也興起了。

船夫

巡兵來了。問他。我知道路；他知道行人。

巡兵

你們是誰？

我們正是你所看見的。那就是我們僅有的
描述。

巡兵

但你們要什麼？

我們要那老人。

巡兵

那個老人？

那永久的老人。

巡兵

「真可笑」你尋訪他的時候，他在你後面。

爲什麼？

春之循環

巡兵

他喜歡以熱烈的青年之酒去熱他的冷血。

我們可以很熱烈的歡迎他。我們只要見他。

你見他麼？

巡兵

我是夜班。我看見人却看不見形狀。但是，這裏，誰都知道他是個大拐子；你要拐他！這是發狂。

了。
祕密洩露了。不用許久即可發見我們是瘋

巡兵

我是巡兵。路上過的人我看都很相像。所以有什麼奇事總使我驚駭。

我們和我們的孩子氣已相將經歷了不知多少時代了。

且聽他，隣近的可尊敬的人都說一樣的話——說我們奇怪。

而現在我們成了真小孩了。

是，我們是奇怪。沒有什麼錯。

巡兵

但這全是孩子氣。

我們有一個首領，他小孩時候是有完全的經驗的。他勇往的向前衝去，於是年紀隨着跑的步數少。

巡兵

那麼你們是誰？

你們聽見了沒有？和我們達達說的一樣。

我們是從年紀的繭中釋放的蝴蝶。

巡兵〔旁立〕

瘋了。發瘋了。

船夫

然而你們現在全做什麼？

章特拉

我們要去——

巡兵

那裏去？

章特拉

那還未定。

巡兵

卷之循環

你們是定規要去，但還沒有定規到什麼地方去麼？

章特拉

是，那我們途中就可以定規了。

巡兵

那是什麼意思？

章特拉

意思是這首歌。

（他們唱）

我們是動呀，動呀，運動不息。

遊客們的星照耀天空而消滅的時候，我

們運動不息。

四十五

手足分散那運動的笑聲中，

我們吹唱路途的音節。

而我們青年的彩色大衫却在空中飛舞。

巡兵

用歌曲回答問題是你們的規矩麼？

章特拉

是，否則答復就不可解了。

巡兵

你們以為你們的歌曲可解麼？

章特拉

是，很對，因為他們有音樂。

(他們唱)

我們是動呀，動呀，運動不息。

世界——遊客——愛他途中的同伴。

他的呼聲穿天而來，

時季引着路，滿路分散着花草。

巡兵

平常人沒有談話中間夾着唱，像這般的。

章特拉

我們又知道了。我們不是平常人。

巡兵

你們沒有工做麼？

章特拉

不，我們有一天假。

巡兵

爲什麼？

章特拉

否則我們的時間就全糟塌了。

巡兵

我不甚明白。

章特拉

那我們勢必再唱。

巡兵

不必，不必。無須那樣。你們就唱，我亦不希望

再比較明白些了。

章特拉

無論何人都將明白我們的希望取消了

巡兵

但若是你這樣做，別的事物怎能與你們相

投合呢？

章特拉

哦，只要我們自己相合，別的事物無須與我

們相合。

巡兵

瘋了！十分瘋了！發瘋了！

章特拉

哦，我們的達達來了。

達達，你爲什麼樣慢？

章特拉

你不知道麼？我們像風一般自由，因爲我們沒有本質。但達達却如八月烏雲。他必要時時休止去減輕他自己的負擔。

達達

你是誰？

船夫

我是船夫。

達達

你是誰

巡兵

我是巡兵。

達達

我很喜歡見你們。我要對你們講一些我的著作。所講的不是小事，祇是一件重要的教訓。

船夫

很好。我們就聽罷。

巡兵

我們主人常對我們說說好話的人很多，但聽的却極少。那要費心力呢。現在，先生，說罷。

達達

我在街上看見君主的一個官吏強拉一個商人。君主爲要得他的錢所以無故科罰他。這

引起我一種感想。你們要知道凡不是從一件眞事實得來的神感我一行也不寫。你們可以將我的詩歌拿到大街上市場裏去試驗的——

船夫

請讀給我們聽。

達達

甘蔗滿含着汁漿，
乞丐取來嚼乾了。
愚夫呵，這是教訓；
結果子的樹都得救了。

你知道甘蔗祇因爲想保有他的汁漿所以就引起煩惱。但却沒有那樣蠢人去砍那自由

春之循環

結果子的樹呵。

巡兵

船夫呵，極美麗的作品。

船夫

是，巡兵，這於我們有極大的教訓。

巡兵

這給我思想的食料。如果我的鄰居，那書記，能在這裏呵！我要記他下來。請召集此地的百姓來集會。

章特拉

但是，船夫呵，你允許和我們一塊兒出去的。然而達達一引到他的詩歌時，就要——

四十九

船夫

和你們同去。不要在此地發狂。我們很微幸
遇着我們的老師。請讓我們多聽些好話頭。我
們都漸漸地老了。誰知道我們什麼時候死？

爲什麼你要和我們搭伴。

章特拉

你常常能尋着別的達達。但我們一旦死了，
上帝決不再像我們一樣重做這般不合理的
錯事。

(油商入)

油商

喂！巡兵。

巡兵

是誰？是油商麼？

油商

我所養育的小孩昨晚被拐了。

巡兵

誰拐的？

油商

那老人拐的。

青年(全體)

老人麼？你的意思不是他。老人麼？

油商

先生們，是的，是那老人；你怎麼這樣喜歡呢？

油商

噢，那是我們的壞習慣。我們什麼緣故也沒有便喜歡。

黑的。比我們的兄弟，這巡兵還黑的多。黑的像夜晚，胸前兩隻眼照耀如兩只火螢蟲一般。

巡兵（旁立）

瘋了！發瘋了！

那於我們不合式。那於我們的「春宴」很不雅觀了。

章特拉

請看見了那老人麼？

油商

我們要改日子從十五改到月底因為月底她的胸前就沒有眼端了。

我想我昨晚遠遠地看見他。

巡兵

青年一

他看去像什麼？

但是，朋友們，我告訴你們，你們做得不聰明。

不，我們是不。

我們又知道了。我們沒有做過一點聰明的
事。那是與我們習慣相反的。

巡兵

你們拿他當笑話麼？朋友們，我告訴你們，那
是危險的。

危險麼？那是最好的笑話。

(他們唱)

我們不太好亦不太聰明，
那就是我們有的價值。

我們的謔言四處散佈去，
危險尾隨着我們的足跡。

我們設法去忘記我們的教訓，
我們說的話與書上不同。

於是就加煩惱及學者的笑罵於我們。

巡兵

呵，先生，你提到什麼首領。他在那裏？若他在
這裏，他必能使你們守秩序。

除非他必要我們守秩序。否則他決不與我
們同在。

他祇在我們走的時候送我們，後來就滑走了。

巡兵

那是做首領的一個壞觀念。

章特拉

他決不涉及他的領袖資格。所以我們纔認

他爲首領。

巡兵

那他的工作很容易了。

章特拉

引領人不容易，趕人很容易。

（他們唱）

春之循環

我們不太好亦不太聰明，

那就是我們有的價值。

智慧之星最黑暗的時候，

不幸的一瞬間中我們出世了。

我們此生不敢希望什麼利益。

祇往前運動，因爲我們必要運動。

達達，來，我們走罷。

巡兵

不，不，先生。不要和他們搭伴生出許多損傷。

船夫

先生，請你對我們念你的詩歌。我們的鄰居

就要來了。他們亦必大受利益。

達達

不，我一步也不動了。

那讓我們運動。街市上的人受不住我們。

因為我們震動的太利害了。

你們聽見人蜂營營的叫着，他們聞取達達

詩中的香蜜。

青年們（全體）

他們來了！他們來了！

（村夫入）

村夫

真有一讀書會麼？

你是誰？你要讀書麼？

不，我們與各種社會交接，但不是那種。這一種價值足使我們得救。

村夫

他們說些什麼？他們似乎說的謎語。

章特拉

我們自己完全明白的纔說，而於你却是一語了。達達背給你聽那些你完全明白的而你

以爲這就是智慧的本質了。

(孩童入)

孩童

我捉不着他。

誰？

孩童

就是你找的那老人。

你見他麼？

孩童

我想我見他坐車過去。

春之循環

那裏什麼方向？

孩童

我不能確實說。他車輪起處的灰塵還飛揚於空氣中呢。

那麼我們走。

他將天空塞滿了死葉子。(他們下)

巡兵

他們瘋了！十分瘋了！發了瘋了！

第三場

詩歌前奏

五十五

〔冬季顯露了——他的祕密的青年時代將要顯現了。〕

劇場後層亮起來了，冬季與春之使在場。

春之使歌

看他如何的莊嚴呀，

老得如何的可笑呀，

在死的預備中如何的莊重寧靜呀！

來呀，朋友們，幫助他在他到家以前把他自己找出來。

已找出來。

更換了他的旅行的袍子，

穿上唱歌的青年的衣服，

搶去他的安放死物的袋子，

弄亂了他的計算呀。

別一羣唱

時候到了，世界就要知道

你是不在放逐於你自己的影裏；

你的心在湍流中破裂

出於冰的懷抱；

你的北風也要回過他的臉來

向着疾馳的妖幻常到的地方吹去，

術士的鼓聲響着。

太陽也在他的光芒中笑着等着，

看你的灰色變爲綠色。

（薄暮）

〔劇場後層復暗；正場上的光昏昏沈沈的變成深灰色。〕

一羣青年們

他們都嚷道，『那裏，那裏，』等我們去的時候，我們看沒有什麼，祇有灰塵和乾葉子。

我想我從烟霧中瞥見他車上的旗子了。步他的後塵很難。忽焉在東，忽焉在西。

我們終日逐影所以也倦了。時候也失去了。我實在告訴你，時光過去，我心中慢慢地怕起來了。

我們做了一件錯事了。晨光在我們耳中微語道『凶漢，向前走。』而現在暮色又爲那事

戲弄我們了。

我怕我們被欺騙了。我漸漸的覺着比從前要多敬重些達達的詩了。我們亦快要坐在地上作詩了。

那麼隣居都要來了，圍擁着我們。他們必可從我們的智慧得着絕大的利益而決不離棄我們。

那麼我們像一塊大石一般墮下去，又冷又不能動。

於是我們坐的時候，他們緊附着我們，像一團重霧一樣。

不知我們首領對我們怎樣想，我奇怪不知

他能否聽見我們？

我斷定是我們的首領將我們引領迷惑了。他使我們做沒有結果的工，他自己却還懶着。回去和他相打。我們告訴他我們一步也不動了。坐在那裏兩腿捲着。這些條腿是悲慘的遊民。總是走路。

我們緊背着手兒。

後面無煩惱；一切煩惱都在前面。

我們的四肢以後面的爲最真。他對我們說，

「臥下。」

我們小的時候，矜誇的心胸是一道大波；但是至終，我們祇能依靠着我們的背後。

我想到流過我們的村莊的小河。那天早晨

我們想他對我們說道，「往前！往前！」但他實在是說，「假的！假的！」世界全是假的。

這是我們的學士們常告訴我們的。

我們回去的時候，直接去訪那學士。

我們決不越學士的經典之外一步。

我們竟做了這樣一件錯事。我們還以爲那

運動的本身是一件英雄的事。

然而實在不運動纔是英雄的，因爲他是與

活動的世界的全部激戰。

我們是勇敢的叛徒，我們不動了。

經典上說，「生命與青年是疾馳的。」讓生

命與青年歸向狗去，我們不動了。

經典上又說，『我們的心與財產是疾馳的。』

我們說道『不要他們了，安安靜靜的坐着。』

我們且回到我們來的地點去。

但那就是動了。

那麼怎樣呢？

在我們到的地方坐下。

讓我們想一想我們從前到過的地方我們

常常到那裏去。

是，是那我們的心就靜了。若是我們知道我們

是從別的地方來的，那麼我們就要想到那

別的地方了。

「別的地方」是極可怕的地方。

那裏地動了，道路亦動了。但是我們——

（他們唱）

我們緊坐在我們的座位上決不震動

任我們的平平平安安的謝去，

避去結果子的苦楚。

任星光發現他們的永久的昏迷，

我們撲滅我們的火焰。

任樹鳴而海吼，

我們却無聲無臭的坐着。

任他海潮呼喚，我們仍安安靜靜的坐着。

你聽見那笑聲麼？

是，是笑聲。

唉呀！我們有一時代沒有聽見這聲音了。

我們爲缺乏笑的呼吸的緣故曾經窒息。

笑聲到我們這裏來像四月的雨一般。

誰的笑聲？

你不能猜一猜麼？我們的章特拉。

他有這樣奇別的笑聲！像瀑布一般。將路上

的黑都沖出去了。

像日光一般。用利刃割碎了深霧。

現在詩病的危險都過去了。我們起來罷。

以後沒有別的祇有我們的工作了。經典上

說的好，『世界上一切都是虛空的，祇有那盡

他的本分得他的名譽的可以生活。』

你爲什麼引那一段呢？你還害詩病麼？

什麼叫名譽？河水關心他的浪沫麼？名譽是

生命之流中的浪沫。

(章特拉與一盲目歌者入)

章特拉，你怎樣如此快活呢？

章特拉

我得着那老人的足跡了。

從誰得來的呢？

章特拉

從這個老歌者得來的。

他好像是瞎子。

章特拉

是，所以不必去尋路。

你說什麼？你能引領我們麼？

歌者

是，

但怎樣呢？

歌者

因為我能聽見他的足音。

昏之循環

我們亦有耳朵，但！

歌者

我以全神去聽。

章特拉

我一問老人的時候，他們起頭就怕。只有這個歌者似乎不怕。我想他因為不能看所以他不怕。

歌者

你知道我為什麼不怕麼？當我生命之光落下去的時候，我變瞎了，黑暗的夜晚顯現他一切的光，而從那天以後，我就一點也不怕黑暗。

六十一

了。

星上來了。我們走罷。

歌者

等我唱，我唱的時候便走着，你們就跟着我。
我不唱就尋不出路。

你是什麼意思？

歌者，

我的歌在前，我跟着。
(歌者唱)

慢慢的，朋友呀，慢慢的走到你的靜室裏

我不認識路，我亦沒有光，

我的人生與世界是黑暗的。

於此曠野中，我祇有以你的足聲來領導我。

慢慢的，朋友呀，慢慢的沿着黑岸走。

讓指路的在四月的微風中，晚上輕輕的來。
於此曠野中，我祇有以你的衣衫的香氣來
指引我。

第四場

詩歌前奏

(一班青年入，下面的歌互相紹介)

歸來的青年之歌

我們屢次的說『再會』

也屢次走回來。

嘎，你是誰呀？

我是伐古 (Yaku) 花。

你是誰呀？

我是巴奴 (Paru) 花。

這些又都是什麼？

我們是登於光的岸上的蒙果樹的花。

時間招呼我們的時候，我們笑着走開去。

我們衝進永久常歸的手臂裏去。

但你是誰呢？

我是西慕 (Shimu) 花。

你又是誰呢？

我是加米利 (Kamin) 樹。

他們又都是誰呢？

我們是叢生的新葉。

〔冬天像春天一般顯現出來，應答這些青

年合唱的問題。〕

釋負之歌

你會敗在青年的手裏麼？

是的。

你最後會遇見那無年齡的永久創新的老

人麼？

是的。

你是從那破碎並且埋葬那些藏在他們底

下的人的牆裏走出來麼？

是的。

(別一班唱)

你會敗在生命的手中麼？

是的。

你會經過死而至終與「無死」面對面的立
着麼？

是的。

你會對於那吞嚙你的「不朽之城」的魔塵

加以打擊麼？

是的。

(春花圍繞着他唱)

(鮮花)新「美」之歌

我們在路旁數着時候，等着，

直到你在四月的早晨出現。

你像兵丁一般在「死」的門前勝得生命——

嗶，真奇怪呵！

我們驚奇的靜聽着你的青年的聲音的音
樂。

你的外套在風中吹着，

像春的芬芳一樣。

一小枝的白馬拉帝(Malati)花在你髮上。

照樣着像星羣一樣。

火燒過你的笑幕，——

「噫，這真奇怪呵——」

又有誰知道你射殺「死」的箭，
藏在什麼地方。

（夜晚）

「劇場後層黑了，正場上的光烏沈沈的變
成悲痛的深紫黑色。」

（一羣青年入）

「特拉又走了我們落後了。」

要他安靜是很難的。

我們坐下來休息，他却走着休息。

他同着那盲目的歌者過了河了，章特拉靠

着他的深暗尋求那不可見的光。

所以我們的首領叫他做「潛水鳥」

章特拉不在的時候，我們的生活便覺着很
虛空了。

你是覺着好像空中有什麼東西麼？

天空好像凝視着我們，像朋友一樣向我們
說再會。

那道小河流點點滴滴流過那卡蘇利拿

（*Casuarina*）的樹林。像中夜的眼淚。

我們以前決沒有這樣注意的凝視着地上
過。

我們以全力往前跑的時候，我們的眼睛老
凝視着前面，兩邊都看不見什麼？

若東西不往前運動並且消滅，我們無論在那裏就看不見美了。

若是青年祇有運動的火，就要將他烘乾了，消滅了。但永久有潛藏的眼淚使他歷久而彌新。

世界的呼聲不單是『我有』亦是『我給』。在第一道的落地創造之光中，『我有』便與『我給』結婚了。這層結合若破了，宇宙萬有便全毀壞了。

我不知道那盲目的歌者至終帶我們到那裏去。

好像天上的衆星是我們在不能記憶的年

代中的無量數眼睛的注視好像從花中來了我們所忘記的一切人物的耳語。說道，不要忘記我們。

我們若不唱時，心便要碎了。

(他們唱)

我的心，你沒有將你的愛帶來，

而終日失去平安麼？

你走的路迷失了忘記了，

沒有希望回去麼？

我徘徊着去聽水聲與葉聲。

似乎我能尋着路，

這條路可以到晚星後面的「失去的愛的

地方」去。

從春天的音樂中來的音調有多麼奇別呵。

好像是黃葉的音調。

春天現在爲我們密藏了他的眼淚。

我們這樣年經，恐怕不要明白他。

他要微微的笑着來安慰我們。

但是我們的心今晚要安放在彼岸的憂愁處。

噢，可愛的地！美麗的地！我們有的他都要！

我們的手所撫摩的，我們心中的歌。

凡在我們內面的他都要拉出去，即使潛伏

在我們的亦要這樣。

這是她的憂愁。她尋着什麼祇可使她知道

他沒有能全都尋到。他沒有得到便失去了。

噢，可愛的地！我們決不欺騙你。

（他們唱）

在我未告別以前，

我要冠汝以我的花圈。

在我的憂愁與愉快中，你永久和我說話。

現在，在時間的盡頭，我的心要裂成話了。

字句來了，不是音調，而我從來沒對你唱過

的歌，

還在我眼淚後頭潛存着。

兄弟，你會注意好像有人過去麼？

你所感覺的祇是這過去的。

我覺得有一個旅客的大衫觸着我。

我們要出來捉一個人的，但是我們現在覺

着不如我們自己被捉。

嘎，歌者來了。你將我們帶在什麼地方來了？

我們在這裏接觸着旅行的世界的氣息——衆

星燦爛的天空的氣息。

我們是來尋一種新遊戲的，但現在却忘記

是什麼遊戲了。

我們要捉那老人。

無論誰都說他是可怕的，一個沒有身體的

頭，一張裂縫的口，要吸盡世界青年之月的一

條龍。但現在我們不怕了。花兒去了，葉兒去了，

河中的波浪亦走了，我們仍然跟着他們。嘎，盲

目的歌者，放下笛子唱給我們聽。誰知道是晚

上的什麼時候？

（歌者唱）

他沒有向我要時，我便將我的一切都給了

他，

世界將一切都給了他。

我爲我的賞賜來尋他時，我以前一點也不

怕；

我來尋他的時候，我亦不怕將我所有的拋

棄了。

早晨以歌聲接受他的金子，

晚上還了他的金債，便很歡喜。

盛開的花的快樂，脫去了葉兒，結果子。

我的心，快些，時間沒有完的時候，

將你自己消磨在愛裏。

歌者

他說，我要去征服他。

征服誰？

歌者

那爲一切所怕的。他又道，「爲什麼我年輕？」

歌者，爲什麼章特拉還不來？

歌者

你不知道他走了麼？

不見了，——爲什麼原故，沒有人知道。

歌者

是的，人的戰爭的消息還沒有過去呢。

走了麼？走到那裏去？

春之循環

六十九

這是春的消息麼？

歌者

是的。那些因死而致不朽的，將他們的消息
送在春天的新葉裏。說道，『我們決不疑惑道
路。我們不計價值：我們衝出去：我們開花。若我
們坐下來辯論，那裏是春光呢？』

這便叫章特拉瘋了麼？

歌者

他說道——

歌者唱

春花爲我織了得勝的花冠，

南風將他的火氣吹入我血裏。

屋隅的聲音徒在後面哭。

死在我面前立着，獻我以他的冠。

青年的暴風用他的手指去彈天琴；

我心在他的粗野的音律中跳舞。

我是不收藏蓄積的，

我是消耗分散的。

小心和安慰却很憂愁的來向我告別。

但是他到那裏去了呢？

歌者

他說，『我不能在路旁再候了。我要去和他

相見，並且要征服他。」

他走那條道？

歌者

他進洞了。

那怎麼行？那是黑得可怕的他便沒有打聽

歌者

是，他進去自己打聽。

他什麼時候回來？

春之循環

我不信他還回來。

但如章特拉離開我們，生命活得沒價值了。

對首領怎樣說呢？

首領亦會離開我們。

他沒有走以前留下什麼消息沒有？

歌者

他說，『等着我。我要回來的。』

七十一

回來麼？我們怎樣知道？

歌者

他說道，『我要得勝纔再回來。』

那我們一晚上都要等他。

但是，歌者，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等他。

歌者

在洞的前面，水流便從那裏流出來。

他到那裏是從那條路走的。

那裏的黑暗像一把黑刀。

歌者

他跟着夜鳥的翅聲。

你何以不同他一路去？

歌者

他將我留在後面給你們一點希望。

他什麼時候走的。

歌者

表上第一點鐘。

現在我想三點鐘也過了。空氣是很冷的。

我夢到那三個婦人，頭髮鬆着——

唉，不要提你的夢中的婦人。我怕你的夢。

什麼事情都表現的很黑暗不吉。我從前沒

有注意過鼻鳴。但是現在——

你聽見河的遠岸的狗的哀號麼？

好像有個巫者騎在他上面打他。

如果可以，章特拉現在的確可以回來了。

夜晚快快過去罷。

你聽見婦人的哭聲麼？

哦，那婦人，那婦人。他們永久哭泣。但他們却

不能叫那些必要前進的回來。

再這樣靜靜的坐着，漸漸的受不住了。人靜坐時無論什麼事都去想。我們也走罷。我們一

起身上路怕懼就離開我們了。

誰引我們的路。

有盲目的歌者。

歌者，你說什麼？你能指示我們以道路麼？

歌者

是。

但我們難於相信你。你單唱歌怎樣能找出路來呢？

若章特拉決不回來，你就要。

我們決不知道我們這樣的愛章特拉。這幾天來我們以他做光。

我們遊戲的時候，對於遊戲非常注意，便將遊伴忘懷了。

但若是他一旦回來，我們決不再忘記他了。

我怕是我們常給他痛苦。

我祇有心裏的音樂。

然而他的愛超越那一切。我們每天能見他

的時候，我們決不知道，他有多麼美。

我世界中有光的時候，

你立在我眼外。

現在沒有了，

你到我心裏來了。

我有玩物的時候，我玩了；

你微笑着在門口守着。

現在玩都破碎在灰土裏，

你到我旁邊坐着。

我琴弦斷了時，

那歌者坐得安安靜靜聲息毫無。我不喜歡他。

我看他很吉利，像秋天的重雲一般。

我們不要他罷。

不，他坐在那裏的時候，給我們以勇氣。

你不看見他臉上沒有可怕的朕兆麼？

似乎有消息打他的前額。他的身體好像要去偵查前面的人。他手指尖上好像有眼睛。

不要，不要擾亂他。

了。
祇要留心着他，我們可以知道暗中有有人來了。

你知道麼，我看晨光已照在他身上了。

看呀，他立起來了。他向東轉去行禮了。

好像光的渡船已到了他前額的岸上了。

但看不見什麼，連一條光也看不見。

他的心是沈靜的，像早晨的天空一樣。

爲什麼不問他所看見的是什麼呢？

羣鳥的歌潮立刻要湧上來了。

他放下他的笛子。他的心正歌唱呢。

安靜些！他正唱呢。

歌者唱

勇敢的心，願你得勝，永久得勝。
得生命，得快樂，得愛，得永久的光明。
夜晚要衰退了，黑暗要消滅了，
勇敢的心呀，努力呀。

從睡夢中醒來，從失望的絕處，
用一曲歌聲來迎新曙光。

(洞外射入一道光線)

呀！他在這裏。章特拉！章特拉！

安靜些。不要做聲。我看不清楚他。

呀！一定是章特拉。

呀！多麼快樂呀！

章特拉！來呀！

章特拉！你怎的便離開我們這般久？

你會能捉住那老人麼？

章特拉

是，我會捉住他。

若我的心是聲音，便能告訴你們。

但我們看不見他。

但你捉住的人，你看得見麼？他是世界上的

章特拉

那個老人麼？

他來了。

那喜歡將青年之海全吸入他的無厭的欲

告訴我們。你在那洞中看見什麼來？

壑中的老人。

章特拉

不，我不能告訴你們。

他是那像黑夜的一個人，他的眼睛固定在

爲什麼？

胸前，他的脚倒拗過來往後走的麼？

章特拉

他是穿着頭骨的長衫住在死人的墳地裏

的一個人麼？

章特拉

我不知道，我不能說。但他是來了。你們可以看見他。

歌者

是，我看見他了。

〔光線加烈漸漸的照滿全景，至終極亮。〕

那裏？

歌者

這裏。

他從洞裏出來。——有人從洞裏出來。

春之循環

多麼奇怪呵。

章特拉

呵，是你！

我們的首領！

我們的首領！

我們的首領！

老人在那裏？

首領

那裏亦沒有他。

各處都沒有？

首領

是，各處都沒有。

那麼他是什麼？

首領

他是一夢，

那麼你是那真實的麼？

首領

是。

我們是真的麼？

首領

是。

那些從後面看你的用各種形象想像你。

灰塵中認不得你。

你似乎老些。

那麼你從洞裏出來，——現在你看去像小孩。

好像我們正第一次見你，

章特拉

你每次是第一。永久是第一。

首領

章特拉！你必認你失敗。你不能捉那老人。

章特拉

太陽升起了。我們開晏罷。

歌者，若是你這樣靜默，你要昏過去了。唱些什麼。

（歌者唱）

吾愛，

我失去你，又迴環往後的尋找你。

你離別了我，回來的時候，

我可以多得些你。

吾愛，祇因你永久是我的，

所以你能藏在時間的甲冑後。

我找你的時候，我心裏震跳，

將波紋盪入吾愛裏。

你在你外出的假面上微笑，

我的眼淚甜化你的笑。

你聽見營營之聲麼？

是的。

他們不是蜜蜂，是這裏的人。

然則達達手邊必有詩。

達達

這是首領麼？

是的。達達。

達達

我很喜歡你來了。我必要讀我的詩集。

不。不要全集，祇要一首。

達達

很好。一首亦可以。

日在「東方」的門口，天空有他的得勝鼓的

聲音。

「夜晚」說我有福了，我的死是多福的。

他得了他的贈金，放在袋裏，便走了。

那就是說——

不。我們不要那就是說。

達達

他的意思是——

不管他什麼意思，我們定規不要知道他了。

達達

你們怎樣這般不顧利害呢？

這是我們的節期。

達達

呵！是這樣呵？那麼讓我到一切隣居去——

不。你千萬到那裏不要去。

春之循環

達達

要我在這裏有什麼用處麼？

是的。

那麼我的詩——

章特拉

我們要用一支大刷子替你的詩加顏色，叫人看一點意思也沒有。

那麼你就沒有什麼意思。

隣居要離棄你。

我們要以茉莉花圈圍住你的頸項。

巡兵拿你當蠢漢待。

除掉我們沒有其他一個人能知道你的真

學士以你爲愚人。

價值的。

春之晏之歌

你自己的人說你無用。

〔全劇人物，除斯魯第步山外皆集合於正

場爲「春」之舞〕

外面的人說你奇怪。

四月已醒了，

來呵快樂呵。

章特拉

達達，但我們要以一頂新葉花冠爲你加冕。

將你自己擲入「存在」的潮中

破開過去的束縛。

四月已醒了。

生命的無邊之海

在你前面的太陽中舉起來了。

一切失去的失去了，

死沈在波浪裏。

你心裏帶着四月的快樂，

不要怕地投入深處。

文學研究會叢書緣起

我們中國雖自命爲文學國，但我們的文學作品，能在世界文學水平線上，占一個地位的，却是極少。數千年來，文學的運動，寂寞而且無力。許多人——詩人與文史學家——對於文學，不是輕視，就是誤解。他們以文學爲貢媚之物，進身之階，或是遊戲消遣之品。永遠沒有人把他當作最高精神的表現的。也永遠沒有人以全個心靈沈浸在他的作品中，以他的微笑，他的淚花，來照耀來潤濕他的詩歌與小說與戲劇的。所以我們中國文人的作品，多膚淺而不足感人，豔華雕飾而非人生的表現。

近十餘年來，頗有人介紹些世界文學作品到中國來。但介紹的人，與讀他的人，仍是用消遣主義的舊眼光來介紹他，或讀他。對於文學的輕視與誤解仍然未除。他們不是爲文學界的聯鎖來介紹他，乃是因其新奇足資娛樂而介紹他。他們也不是以他爲文學作品而讀他，乃是因其新奇足資娛樂而讀他。因此，他們所介紹的東西，多不甚精粹；所用以爲介紹的方法，也不甚精粹。祇要把原書的事實介紹過來就足了，原文的藝術，是毫不注意的。所以也有許多很好的文學作品，遭了刪節與誤會與失

原意之禍患。

這種謬誤與輕視的見解，如不根本剷除，中國文學的新運動，是決不能有實現之一日的。

我們覺得文學是決不容輕視的。他的偉大與影響，是沒有什麼東西能夠與之相並的。他是人生的鏡子，能够以慈祥和諷的光明，把人們的一切階級，一切國種界，一切人我界，都融合在裏面；用深沈的人道的心靈，輕輕的把一切隔閡掃除掉。惟有他，能夠立在混亂屠殺的現世界中，呼喚出人類一體的福音，使得壓迫人的階級，也能深深的同情於被壓迫的階級。他是人們的最高精神與情緒的流通的介紹。

者。被許多層次的隔板所間斷的人們，由他的介紹，始能復恢復這個最高精神與情緒的流通。

文學也決不是消遣的東西。他有時雖也能微笑；也能減輕人生的擔負，用他的輕快的活潑的笑聲。然而他的任務却不止此。他的微笑，是慰安，不是給快樂；是同情，不是譏嘲。且在近代的殘殺的環境中，他是哭泣多於笑語的。在他裏頭，充滿着求解不得的鬱悶，充滿着悲憫慈愛的淚珠，充滿着同情的祈禱的呼籲。以文學為娛樂品，真是不知文學為何物了。

我們在文學研究會的名義底下出版這個

叢書，就是：一方面想打破這種對於文學的謬誤與輕視的因襲的見解；一方面想介紹世界的文學，創造中國的新文學，以謀我們與人們全體的最高精神與情緒的流通。

我們在這個叢書中有一部分是批評文學（Literary Criticism）與文學史的書籍。這種書籍，在中國是向來沒有過的。我們把他們介紹來的原因就是要使文學的基本知識，能夠普遍於中國的文學界，乃至普通人的頭腦中。這種文學的基本知識的普及，是很必要的。向來中國人對於文學輕視而且誤解，大概都是原因於沒有這種根本知識。

我們在這個叢書中所介紹的世界文學作品，大體限於近代。並不是古代中代的作品沒有介紹的價值，乃是因為我們的出版力與人才，太覺缺乏，較量輕重，遂不得不暫置古代與中古的文學，而多譯近代的作品。但近代的作品，也決不能包括一個大體。在此幾十種的名目中，雖然有英、法、德、美、西班牙、瑞典、挪威、匈牙利、奧大利、俄羅斯、波蘭、比利時、印度、新猶太、愛爾蘭、日本等國的作品；然每國都不過十幾種，乃至一二種。只能略表現其面目，決不能代表其國的文學的全體。這也是因為我們能力太少的原故。在商酌目錄的時候，不知有多少極

好的作品，刪落了不能列入。我們殊覺慚愧而無可如何。

這個叢書中，我們自己出產的作品，祇有三數種。我們的創作力，實在也太薄弱了。但我們以為介紹的東西，可以計日而成功。創作的東西，是萬萬不能求速成的。永久的文學作品，只能自然產出，不能催促，也無所用其催促。

文學作品的介紹，現在的人，都太覺隨便了。我們於這個叢書，一面力求與原文切合；一面力求翻譯藝術的精進。我們很相信，我們的工作，不惟是介紹文學作品，並且也是求這種作品的譯文，也能稍有文學上的價值，雖不敢望

他們有什麼永久的歷史的價值，如路德譯的聖經，克魯洛夫（Krylov）譯的伊索與勒封登（La Fontaine）的寓言一樣。然而「文學這他文學」的話，我們是要極力奉行的。

我們這個叢書，祇有以下所列的八十餘種的書，我們實是非常自愧。但這也是為現在的出版力與介紹力與創造力所限的原故。如果以後出版品能繼續下去，介紹力與創造力能夠擴大，我們的這個叢書的書目，也許能增多至數千百種，乃至無數種的。

中國文學界方在墾殖之期。我們研究文學的人對於他的努力，是義不容辭的。如能一日

有我們爲中國文學界盡力的機會我們是必
要盡力的。

我們很感謝商務印書館。他的好意的幫助，
使我們得實現這個叢書的出版計劃。

文學研究會叢書編例

第一條 本會爲系統的介紹世界文學，並灌輸文學知識，發表會員作品起見，刊行本叢書。

第二條 本叢書分爲二類：

(甲)關於文學知識及會員作品者；其所包含約有四類：

(1)文學原理及批評文學之書，
(2)時別的地別的及種類別的文學史

及文學概論，

(3)各作家之評傳。個人的及集合的，
(4)本會會員之作品。

(乙)別名爲世界文學叢書；其所包含，爲所有在世界文學水平線上占有甚高之位置，有永久的普遍的性質之文學作品。

第三條 本會設叢書委員會一，辦理一切關於叢書事務；並代表本會爲對外之叢書代表人。

第四條 叢書委員會設委員五人，由會員互選之。

第五條 本叢書於未付印前，須經委員會委員一人以上，或會員或非會員一人以上之審查，並全體委員之同意。但委員外之審查

員，須經委員會之同意。

第六條 審查員每審查一書畢，須簽名負責。

第七條 本叢書之審查，爲友誼的互助。不取審查費。惟著作須以稿費百分之十，捐入本會爲基金。

第八條 本叢書之取材，多近代之作品。因人材與出版力之關係，於古代中代之著作，蓋多未遑顧及。

第九條 本叢書於文學作品之譯述，偏重小說與戲劇；於小說尤略重短篇之作品。因詩歌至不易譯，與其濫譯，不如慎譯；而篇幅過長之小說，費時日與出版力過多，亦難一時

譯出。

第十條 本叢書於應加註釋之處，必詳加註釋，以便讀者。於文學作品，尤注重於附述其作品之價值與其地位與影響，及作者之傳記。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要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鑒原謹布下忱統祈垂晉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十年十月初版

民國二十一年國難後第一版

(一一一)

文學研究會叢書 春之循環

THE CYCLE OF SPRING

每册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R. TAGORE

譯者 瞿世英

校者 鄭振鐸

發行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

發行者 上海商務印書館

